

# 站在阅兵观礼台

赵 荣



作者受邀观看“正义必胜”文艺晚会

上,与日寇周旋,运用游击战术,打击敌人。

盂县地处太行山区,曾是晋察冀边区的交通枢纽,更是日军觊觎的“粮仓”。太姥爷所在的晋察冀部队后来整编为19团,身为事务长的他,常背着粮袋在枪林弹雨中穿梭,把粮草送往前线,送进战壕。可谁也没料到,一次粮草争夺战竟成永别——他让战友带着粮草先撤,自己却落入敌人手中,最终倒在血泊里,连句遗言都没留给家人。

关于太姥爷的记忆,藏在太姥姥临终前的断续呢喃里,刻在外婆通红的眼眶中:太姥爷牺牲时,外婆19岁,舅舅11岁,姐弟俩攥着父亲留下的旧衣物,哭喊着“要替爹报仇、要打鬼子”,毅然投身抗战行列。一夜之间成了孤女的外婆,从此把“家国”二字刻进骨子里——她加入妇女团支援前线,用一生践行父辈信仰。如今104岁的外婆,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从苦难走向辉煌的百年征程,总牵着我的手叮嘱:“别忘了你太姥爷,别忘了那些打仗的人。”

当长安街上钢铁洪流滚滚向前,当射程覆盖全球的国之重器昂首驶过,当战机呼啸划破长空——那一刻,百年屈辱史与14年抗战画面在我脑海交织;是甲午海战的硝烟,是南京城头的流泪,是太姥爷般的青年在山沟里啃粗粮、握土枪的坚守。外婆的叮嘱在耳边回响,3500万同胞的牺牲化作光束,照亮眼前盛世。我红了眼眶:太姥爷,您看!您当年守护的“粮仓”,如今麦浪翻滚;您当年渴望的“安宁”,如今万家灯火;您当年没能见到的“强大”,如今我们有足够能力,捍卫每一寸土地!

这场阅兵从不是简单的武器展示,而是一个民族对历史的铭记、对和平的捍卫。中国人天、地、海,如今真的由中国人自己说了算!我替您见证了山河锦绣,替无数先烈触摸到了国泰民安,更读懂了“80年奋斗换了人间”的重量——这份牺牲,祖国不会忘,人民不会忘,我们更不会让后辈忘。

身为思政课教师,我肩上的责任比以往更重。我要把您的故事讲给每一位学生听,讲透粮袋里的忠诚,讲活面对敌人的不屈;要把14年抗战中,中国人民“以铮铮铁骨战强敌,以血肉之躯筑长城”的精神,种进后辈心里。因为我知道,先烈的赤诚与担当从不是陈列的标本,而是照亮后辈前行的精神灯塔。

风,吹过长安街,掠过观礼台,也拂过太行山的烈士陵园。我仿佛看见您笑着挥手,看见无数先烈站在云端,乘坐1945年的检阅车走过受阅部队,凝望这片用生命守护的土地。

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脚步势不可挡,而我们,必将带着先烈的期望,把这份盛世续写得更加壮丽辉煌!

(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)



作者受邀观礼纪念  
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  
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  
周年大会的请柬

1940年底的一个夜里,日本鬼子进村,直冲我家的位置,疯狂地烧掉了我们的家,不仅是当年的全部粮食、牲口和柴草,还有里外两进院子和数间房屋,我们家遭到灭顶之灾,爷爷气绝身亡。

这个废墟一直保持到现在,80多年。

我妈妈在抗日村政府和大舅的帮助下,临时盖了几间能栖身的土屋,我就是在这土屋里出生的。日晒雨淋几十年,如今,土屋也成了废墟。

我们曾几次到这个残院里,空荡荡的,长满了杂草,一片荒凉。

残院里只存爷爷和妈妈维持一家生计的石磨和石碾,日本鬼子燃起的烈火烧不掉这两个石器,石磨和石碾就在残院的东南方向,几十年一个姿势,保持守护残院的姿势。

看着它们,我动感情了,我曾笨拙地摆过一个推磨的架势,拍过一张照片。那时,我就在想,应该把照片上的我,换成我的妈妈,她才是这不朽石磨和石碾的主人呀!

石磨和石碾是静物,不发声,是永存。没想到,残院里还是有生命律动的,在西南方向,有着一株二百多年树龄的木瓜树,还在顽强地生存。

我们怎么就没有注意到这株木瓜树呢?现在想想,是因为我们每年回老家的时候,它还不到开花的季节,大概这株树跟其他树一样,只是枝头的叶子绿了,尚未有花骨朵,擦身而过是不可避免的。

2021年5月的一天,小王在朋友圈发出了这株木瓜树上白生生的花儿照片,真好啊!我没有见过木瓜树,更没有见到过木瓜花,一下子被这几张照片惊呆了。小王图文相匹配,他写道:沧桑的树干上长满了沧桑的树枝,树枝上开满了白色的花朵,一朵挨一朵,远远望去,它就像盛开的樱花。富士山看樱花,武汉看樱花,不如来牛村看木瓜花,真的太美了。

但是,小王说,村子里地头崖边也有不少木瓜树,都是灌木一样,没有一株高大点的;远远近近的周围村庄里,也只有这一株木瓜树最粗壮。他说,他妈妈从小年年期待木瓜花开放,他妈妈的妈妈也常提起这株木瓜树。好神奇呀!难怪我在朋友圈转发后,城里的文友还特意到我们村来观赏盛开的木瓜花呢!

从照片上看,我家这株木瓜树树围足有四五十厘米粗,虽然是老龄,却依然茂盛,沧桑的树干上长满了沧桑的树枝,树枝上开满了素白色的花朵。花朵挨挨挤挤缀满枝头,连枝丫间的空隙都被填得满满当当,白色的花蕊,黄色的花蕊,花蕊被层层花瓣所环绕,纹理清晰可见,精致到让人慨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。

我又问小王,村里的人们怎样看待这株木瓜树,花儿开放时他们也来欣赏吗?结瓜了,大大的木瓜谁来采摘呢?

我有一连串的问题倒给小王,小王说,村里人不稀罕木瓜果,自然掉落,村里人自豪的是这株木瓜树又粗又高,木瓜树生长缓慢,能长这么高这么粗,那是村人护佑它,也是它在护佑村人呀!村里人怕的是这红色的树干,万一有人砍去雕刻工艺品呢!

太向往这株木瓜树了,明年花开季节,我一定要回去看看。

我也知道,木瓜树,别名文冠树,生长于荒坡、沟谷、丘陵地带。我们村虽然不太大,但为什么单单我家这株特殊?是风儿刮过来的种子,还是我家老祖有意识栽种,一切不可考。如果构思一个浪漫的故事,那该怎样动笔呢?

我们家的残院,留着残屋废墟,还有静静的石磨、石碾和生机勃勃的木瓜树,这残院里珍藏着多少可以流传的故事呢?姐姐们写过,这些故事是从她们记忆深处流淌出来的,我也写过不少散文,大多是听姐姐们回忆的。故事的主人公肯定是我爷爷奶奶、爸爸妈妈,他们是勤劳智慧的,也是勇敢正直的,他们和前人留下的木瓜树一直在有节奏而又无声息地滋润着我们,让我们家几代人都成为了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人。



## 残院里的木瓜树

刘小云

# 我们一起跑太马

曹 雨



狼巴苗

狼巴苗,是一种野草。当然,这个名字是晋阳湖周边的百姓给起的。

那日步行下班回家,走到康兴路与化工渠的交叉处,远远便看见渠岸边的一排树上,爬满了这种叫狼巴苗的植物。整株树的枝叶都被覆盖得严严实实。

狼巴苗,大名葎草,别名颇多,如勤草、葛勒子秧、拉拉藤等。狼巴苗的藤蔓上长满倒刺,若裸露着胳膊腿从它身旁经过,一不小心就会被拉出道血印子,火辣辣地疼好几天。狼巴苗对生长环境要求不高,生命力又格外旺盛,它扩散和蔓延的速度极快。

随着城市建设的步伐不断加快,我们小时候常见的不少野花野草,已极为罕见。但狼巴苗是个例外——直到如今,只要留心,总能在城市的边角地带发现它的身影:化工渠的岸坡上、老旧小区的围墙根、铁路沿线的荒地里,甚至是新建公园尚未完全规划的闲置地块,它都能扎下根,用浓密的绿叶织出一片生机。这份“顽强”,倒让它在城市建设中意外承担了一份“临时使命”。比如有些待开发的空地,裸露的黄土容易起扬尘,城管部门还没来得及安排绿化,狼巴苗就已悄悄蔓延开来,用藤蔓和叶片覆盖住裸露的土地,成了“天然防尘网”;还有些老旧小区的砖墙年久失修,墙皮斑驳脱落,爬满墙的狼巴苗像一层绿色帷幔,恰好遮住了墙面的破旧,让生硬的砖墙多了几分自然野趣。前阵子路过晋阳湖附近的一条临时便道,路边原本堆着几堆施工遗留的碎石,如今也被狼巴苗覆盖得严严实实,只露出零星的石角,倒成了便道旁一道意外的“绿景”。

后来我查了些资料才知道,这种植物并非全无可取:它能药用,可治疗多种疾病;加工后能喂牛、羊、猪、鸡;曾经,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,遇到荒年时,它的嫩苗嫩叶还能当野菜吃;雌花甚至可替代啤酒花酿酒;有些地方还利用它的特性来保持水土、改善环境,效果也很好。就连城市里那些它“擅自”覆盖的区域,也可以净化空气——它的叶片密集,能吸附空气中的粉尘,还能通过光合作用释放氧气,给钢筋水泥的城市添了点“呼吸感”。

可见,野花野草本无“善”“恶”之分。有人只接触到它可恶的一面,便视之为“恶草”;有人探索到它可用的价值,便视之为“宝贝”;它以自己的方式,填补绿化的“空白”,默默扮靓那些被忽略的角落。世界之大,一株小小的草,已足够让我们深思。

那日,我觉着时间尚早,便绕过临路的桥栏走上河堤,近距离给这种叫狼巴苗的草拍了好些照片。这也是我认识它70年后,第一次这么认真、仔细地观察它的茎、叶、花、果。这一细看,竟意外发现——它的叶呈掌状分裂,边缘带着细碎的锯齿,阳光下泛着油亮的光泽;淡绿色的小花藏在叶间,小巧玲珑;连带着倒刺的藤蔓,也透着一股倔强的韧劲。原来它的叶、它的花、它的果,也十分美丽。

(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)

# 吃不厌的“嘎啦脆”

林婷婷



入秋之后,水果摊上的花样渐渐多了起来。我的目光总离不开角落里那堆嘎啦脆苹果。它像秋天里的老熟人,每年这个时候准时出现,一口下去,就能把夏末的余温嚼成清爽的秋意。

第一次留意到“嘎啦脆”,是在小区旁的菜市场。

“姑娘,尝尝?刚从园子里拉来的,脆甜!”摊主大叔递过来一个,我擦了擦表面的浮尘,咬下一口。“咔嚓”一声,清脆的声响在嘴里炸开,没有拖泥带水的软糯,牙齿刚碰到果肉,就能感觉到纤维的爽利,紧接着,清甜的汁水顺着舌尖漫开,不是那种齁人的甜,而是带着点果酸的清爽,甜得恰到好处,酸得又不刺眼。嚼完之后,嘴里没有残留的渣子,只留下果香,咽下去,连喉咙都觉得清爽。从那以后,每年秋天,我的果盘里总少不了“嘎啦脆”,怎么都吃不厌。

前段时间,朋友忽然发来消息:“我们东山院子里的‘嘎啦脆’熟了,要不要来摘?”我立刻来了精神。朋友家在东山,几年前在老院子里种了七八棵“嘎啦脆”果树,之前总听她说果树结果了,却从没去过。

周末一早,我们驱车往东山走。到了果园,远远就看到院里的几棵果树,枝条不算粗壮,却枝繁叶茂,翠绿的叶子间,挂满了红黄相间的“嘎啦脆”。走近了,能闻到一股淡淡的果香,不是市场上那种混杂着其他水果的味道,而是纯粹的、带着阳光和泥土气息的果香。朋友递来一个竹篮:“随便摘,摘红的、大的!”

我踮起脚,伸手够到最下面的一个苹果,表皮红得更艳,白霜更厚,轻轻一拧,“啪”的一声,苹果就落在了手

里。没有市场上那些苹果的光滑鲜亮,表皮上还沾着几点泥土,甚至有一片小小的枯叶粘在上面,可这股子“接地气”的模样,却让人觉得格外亲切。我没擦,直接用袖子拂去表面的尘土,咬下一口。

这一口,和在市场上买的截然不同。刚摘下来的“嘎啦脆”,脆度更胜一筹,“咔嚓”声更响,像是带着山野的韧劲,果肉比平时吃的更紧实,牙齿咬下去,能感觉到每一丝纤维都充满了活力,汁水也更足,刚嚼两口,汁水就顺着嘴角往下淌,得赶紧用手接着。甜意也更浓,带着阳光晒透的温暖,果酸却更淡了,只剩下纯粹的清甜,嘴里满是新鲜的果香,仿佛把整个秋天的阳光都嚼进了嘴里。

朋友也摘了一个,靠在树干上吃:“每年这时候,我都要来摘几次,刚摘的就是不一样,放两天就没这股子鲜劲了。”

我们坐在院子里,一边吃一边聊,风吹来,带着树叶的沙沙声,手里的苹果还带着枝头的温度,咬一口,脆甜的口感里,藏着丰收的踏实。不一会儿,竹篮就满了,每个苹果都带着泥土的痕迹,却比任何包装精美的水果都让人欢喜。

回去的路上,我又忍不住吃了一个。自己摘苹果,从伸手够到果实,到感受它在手里的重量,再到拂去尘土咬下第一口,每一个环节都带着参与的快乐,吃的不仅是苹果的甜,更是秋天的鲜活,是山野的馈赠,是和朋友一起享受丰收的惬意。